



李燕蓉/著

月光花下的 出离

每一个人都行走在找寻出口的路上；
或许只是一次逃避，
也可能是一个透着光亮的地方，
或者仅仅是一个充满温暖的怀抱，
又或许只不过是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方式……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月光花下的
出离

李燕蓉/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月光花下的出离 / 李燕蓉著. — 北京 : 北京十月
文艺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302-1630-9

I. ①月…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3476 号

月光花下的出离
YUEGUANGHUA XIA DE CHULI
李燕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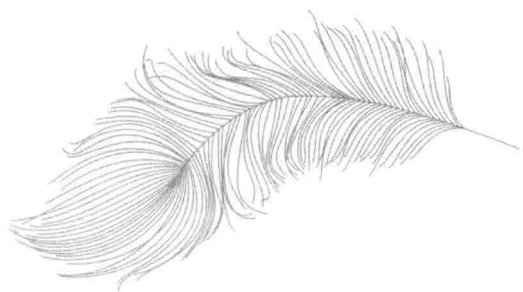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 (010) 684235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4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02-1630-9
定 价 29.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第一章 晚宴	1
第二章 开始遗失	11
月光开出的花	19
有阳光的早晨	31
还能再锋利	40
枝蔓	52
谁的出口	66
第三章 剖开	95
叫“午后”的女人们	115
梦境般滔滔不绝	142
分享秘密	171
走吗？走吧	181
另一段生活	183
第四章 可能发生的事	197

第一章

晚宴



雨的影子遮掩了整个白天，让云凌有一种错觉，似乎一睁眼已经是傍晚了。

母亲一直在忙碌，即使没有醒，云凌都知道母亲在忙碌，这种感觉一直持续了很多年。其实，母亲完全可以选择在昨天、前天、上个月或者是之后的任何一天找她说这些话，但母亲似乎固执地认为，只有十八岁生日这一天才是她人生另一个阶段的开始。她知道母亲还做了头发。每次母亲从理发店回来，除了头发上那不可思议仿佛打了蜡的地板般的光泽，还有理发店特有的各种化学品混合在一起的香气。那天的空气里还有母亲莫名亢奋的情绪。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母亲只为了那些如过江之鲫般的男人做头发，为了她，这还是头一次。每次母亲把男人带回家总会问她好不好。尽管她心里完全不清楚好与不好的界限在哪里，但看到母亲突然变成一副弱小的模样，她还是会害怕地点点头。母亲在做头发的那几天情绪时好时坏，不停地趴在卫生间照镜子，她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会望着镜子中的影像时而开心、时而沮丧，仿佛镜子随时可以把母亲变成另外一个人，可以变出另外一个世界来。她也试图从镜子里看出些什么，但除了自己，她从未发现过任何东西。

母亲为了她专门做头发这件事让当天的气氛变得异常隆重，而这

份隆重对云凌而言其实是匪夷所思的。她承认，成长的确是一瞬间的事儿，仿佛推一扇门：推开、走出去，就不再是门里那个人，但那个瞬间究竟在哪里没有人会知道，它不是课程表也不是一个刻度会提前写在那儿。那种感觉她有两次：一次，是同最要好的朋友，先是误解，然后不断解释，然后大家都努力保持了之前所有的亲密，包括无话不谈的氛围，尽管两个人都在滔滔不绝地说话，但只要一停下就会有大片的空间生硬挤进来。彼此都感觉出了尴尬，却尽量用密集的话填充，直到一个下午，她清晰感觉到心底有类似树枝折断的声音，那一刻，她突然明白她们之间所有的一切，包括亲密都将一去不复返了，越是解释、越是补救，补丁就会越大、越刺眼，如同徒手捞月亮的猴子，不断打捞的过程除了溅起更多的水花，水中的月亮也会碎得更快。当时背后的晚霞像之前她们曾经一起度过的任何一个傍晚一样——明艳生动，她眼睁睁看着晚霞消失殆尽才拍了拍最要好朋友肩膀，然后转身离去。从那天起，她明白多数时候弥补都是徒劳的，而且毫无意义。第二次和父亲有关。父亲在她四岁时去世，父亲的死对她而言更像是一则新闻，从头到尾她都在场，但留在记忆里的只有混乱、哭泣和嘈杂。她一直认为对于父亲没有任何记忆，也不应该有，但是初中毕业后的某一天，在回家的路上走着，前面一个三岁的孩子摔倒的瞬间却让她心口疼了一下，父亲从记忆里嗖地跳了出来，那些一起玩耍的情景竟然就从那一刻起逐渐清晰了起来，她几乎都可以感觉到父亲把她扛到肩上的感觉，还有父亲的笑。记忆，原来并非书本上说的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逝，它只是藏匿在了

某个角落，因为与你久不谋面而变得模糊生疏，只要你转回头，它一直都在。

就在那天晚上，她问母亲，父亲是不是很爱笑？母亲愣了很久反问她：“怎么了？是不喜欢王叔叔吗？”随着母亲话音落地，她突然明白，多数时间里人与人心里的节奏都不可能在一个鼓点上，母亲过去曾不厌其烦地和她谈起父亲，那时她只是自顾自地玩，没有任何感觉，此刻，当她主动谈起父亲，母亲却是这样的反应，对母亲而言父亲应该早已居住在别处了吧。十八岁生日，如果一定要谈话，她也只想谈谈父亲，那个对母亲来说已经遥远了的男人。

二

云凌的母亲像所有那个年代出生的人一样有个积极进取的名字——向红，唯一不同的是很多人叫张向红、李向阳、王向东，而她姓向名红。

雨在天快擦黑的时候和向红忙碌的身影一样终于停歇了下来，看着自己准备的一切，她莫名地激动着。或许是为了掩饰激动，或许是为了增添气氛，她破天荒地喝起了酒。看云凌的眼神也如同看一件晶莹剔透的瓷器般带着爱怜。这让云凌多少有些不习惯，尽管向红在平时也是和蔼的，但更多的是忙碌。似乎时间都一格一格分好了摆在那里，绝不轻易地在任何一件事上多停留一秒，包括说话。此刻的云凌却突然变成了

她注意的焦点。仿佛舞台中央光束下旋转着的一个小人儿，强光下可以看见尘埃也在飞舞。

吃饭时向红语速缓慢，保持着她认为合适的节奏和频率，云凌偶尔也回应几句。吃完饭进入卧室后，随着酒精的释放向红逐渐陷入冗长的滔滔不绝的回忆性叙述里。从出生开始到她认为重要的人和事几乎都描述了一遍，当然也谈到了男人。云凌唯一庆幸的是母亲没有把父亲统归在那群男人里。母亲习惯性地，那些男人如何如何，然后又说，你父亲如何如何。内容对云凌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她也不关心，她所在乎的就是母亲还是把父亲和他们区分开来，因为这个形式，她觉得有义务听完母亲的叙述，无论多长、多无趣，她都会听完。接近半夜的时候向红突然停顿了很久说：“记住：不要相信什么男人的爱情，这个就和鬼一样，谁也没有见过。”说完笑了笑又继续说那些她不堪回首又刻骨铭心的所谓爱情，每说完一段向红都会总结出几句名言警句一样的东西。云凌从来没有见母亲这么话多，母亲就像她小时候玩过的上了发条的一个木偶，头和身体随着话语的轻重、情节的不同而摆动个不停。她完全不知道这一切怎么才可以停下来，只是看着母亲一直说下去，到最后耳朵进不去任何声音，只能看见母亲的嘴唇上下翻动。

给母亲盖被子的时候云凌看见母亲半张着嘴呼吸沉重，因为嘴唇半张加重了脸部的松弛，而松弛又突显了皱纹，那一刻，她清晰地目睹了母亲的老态。尽管很多年后，母亲依旧时常会去做做头发，脸上也常常抹得油光水滑，当然也常常有人称赞母亲驻颜有术，但对云凌而言母亲

从她十八岁生日那晚已经开始苍老了。

之后的很多年里，云凌一直刻意回避十八岁生日那一晚的情景。和母亲的衰老比起来更让她不安的是母亲的脆弱和幼稚。在母亲喋喋不休的叙述里，生活和情感的过往被拉扯得非常脆弱，一不留神就会有折断的危险；更为匪夷所思的是母亲说了那么多不要相信爱情的话，却花了人生近一半的时间去追逐它，现在还没有停止的迹象，并且还要告诫她人生该如何走更正确，怎样才能永不后悔。那晚，那些话，还有酒醉昏睡过去的母亲迟暮的容颜，都让云凌的心里倍感沧桑，甚至生出了些许的厌恶来。多年后，再回想起那一幕，仍旧会有泥泞潮湿的气味溢出来。生活远非母亲说的那么黑白分明，不在此端就在彼端，而且母亲所说的一切对她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不但如此，在二十五岁那年，云凌甚至有种错觉：她正在一步步踏着母亲的后尘——陷入盲目而毫无前途可言的情爱里不可自拔。

三

向红最初对此一无所知，那晚与其说是为了云凌倒不如说是给自己多年的心思有了一个交代。最早是因为回想自己的人生，感觉父母连一点点建设性意见都没有提，自己直接就迈向了轮回的道路，有很多遗憾。后来，一个周末，云凌的父亲陪上司钓鱼，渔钩挂在了高压线上，

来回拉扯中人竟然就那么挂了。描述丈夫死亡的过程，见证者眼睛瞪得老大。关于丈夫去世那几天所有的记忆只是一群群络绎不绝的人，家仿佛是一个集市一般，人声嘈杂却又很难听清某个人具体在说什么，有人不断在收钱、数钱、支出，也有人握着她的手看起来比她还要难过，孩子像被藏匿了一般，既看不见也听不见任何和孩子有关的事情……能够冷静想事情的时候，家里只剩下她和女儿两个人。丈夫的离去起初更像是一个大变活人的魔术，一眨眼就消失不见了。常常一觉醒来，她会以为一切只是一个梦境，她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他也没有给她留下只言片语。后来，即使适应了也还是很难把他与父母那种寿终正寝的死联系在一起。他不像是去赶轮回倒像是为了某个秘而不宣的任务躲藏了起来。唯一清晰可见的是三万死亡抚恤金，偶尔她会有种错觉——丈夫是为了这些钱才离去的。在他们之前的生活里曾经无数次谈到过钱，谈到有了钱的生活该怎么过，但无论怎样瞎想瞎谈都没有谈过三万这个数字，那个数字对他们来说实在太大了，以至于连想都觉得是种奢望。而他的离去竟然轻而易举地就让奢望变成了现实。向红在家里没人的时候喊过几次丈夫的名字，然后一个屋挨一个屋找一遍，喊的时候她并没神经错乱，只是心里不甘而已，只有在自己一次次的不断确认下，她才能相信那个与自己同床共枕十多年的男人是真的消失了、没有了。

当向红意识到男人的离去并没有让她的生活陷入窘境已经是一年之后的事了。那些需要上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班才能攒够的钱在丈夫离去后像房梁般撑起了她整个的生活。除了生活无忧，男人们也像慕名的游客

般陆续赶来：有托人介绍的也有自己主动奉送的，在很多人眼里向红几乎是迎来了自己的第二春。这样的局面按理说很快就应该有个结果，但向红偏偏在感情里永远是个幼稚又摇摆的人，男人合适与否似乎既不取决于现实也不取决于理智，不要说旁人，恐怕连她自己也很难说清楚究竟要什么，加上那笔抚恤金完全可以让她和女儿过得无忧，十几年里竟然谈来谈去转来转去最后还是回到了丈夫刚去世的那个原点。

和多数母亲一样，自己没有做到的总期望一切在女儿身上能得到改观，好的、不好的、她的还有他的优质基因都能在孩子身上最终达到圆满，或者准确说是——重生。在向红的思维里十八岁意味着长大，而长大意味着真正的人生即将开始，在女儿即将展开的人生画卷里，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告诉女儿怎么起承转合、怎么一气呵成，总之，她坚信有了自己的告诫女儿的人生一定会有所不同，至少，不会像她一样，尽管多数时间里她也并不觉得自己的生活有多糟糕，但还是希望女儿会更圆满。

女儿十八岁生日前一个月，她已经在心里详细铺排谈话的内容，甚至常常自言自语地演习。那个夜晚，她知道，云凌还给自己盖了被子，一切和她想象的一样，或者比想象的还要好，她甚至在回忆时彻底感动了自己：女儿一定会庆幸有她这样的母亲，肯为孩子的十八岁生日精心准备。那个生日对向红的重要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她关于结婚的记忆，在后来的人生岁月里向红常常装作不经意地提起，随着她的不断提起，那个晚宴也不断被赋予着更多新的内容，她仿佛是一位并不勤勉却

有足够耐心的画家，每过一天或一年就会在画布上添一两笔，历经流年后，色彩逐渐浓重成了一幅画的样子。每次当她开始说：

“云凌，你还记得那晚吧……”只要她这样开头，云凌总会尽可能第一时间找借口躲出去。

第二章

开始遗失



“我曾经触摸到的不过是我的幻影而已。”

“很多时候，我以为我看见了，其实没有，当我以为我完全忽视的时候，一些真相才正步步靠近。”

“从来没有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快乐可言，一切都需要架构，需要铺垫。”

“不要说颤动的是你的心灵，如果你从未对一个人颤动过身体，那么心灵根本就不存在。而颤动本身或者根本就不是一个动词，是静止的，静止的动。”

“此刻，没有任何人，连我自己也没有，但还是感觉到了窒息，窒息的唯一解脱是你像鱼一样吞没我。”

“有人在脑子里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但她的身体却毫不配合地游走了。它们在床上开始扭动、弯曲、伸展，它们知道快乐的门路快乐的秘诀，它们不需要她的配合，轻而易举地就通过了，直达水底，她看见了水花，比刚才更为隆重的水花漾了出来。”

“在街灯的反射下，她看见她的脸像水波纹一样不可控制地抖动着。后来，车速慢了下来，车窗外的树、房子，还有人群，一切模糊的景象重新又清晰了起来，是的，一切还是又变得清晰了。”

“事物常常被意义和语境所覆盖。我们日常总习惯性地行走在这些